

文學大綱

鄭振鐸編

第二十章

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學

第二十章 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學

『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意義就是『再生』(rebirth)。歐洲歷史上的所謂文藝復興的時代，就是那公元第十五世紀及第十六世紀的學問的復活，文藝的再生的時代。自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死後，六百餘年間，歐洲是被包裹在一層知慧黑暗的霧裏，古代的學問僅被保存於幾個僧院中。黎明的曙光射來得很慢，直到但丁與却賽(Chaucer)起來後，文藝的天空的東方才現出微微的白色。到了文藝復興時代，太陽是在新鮮的光彩裏熊熊的燃照着，在發達的諸種觀念裏，在新發見的美的表白裏表現了牠自己。這個文藝蘇醒的原因，在這裏只能略

略的說一下。當一千四百五十三年時，君士坦丁堡爲土耳其所攻占，希臘的學者，隨即奔亡到意大利來，與他們同來的是希臘文學的知識，這些東西在西歐早已完全失去了。離此一世紀之前，意大利人已從摩爾人（Moor）那裏，學得了造紙之法；並且，還有一件極重要的事，即當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占領的前十年，第一個的書籍印刷所已在德意志的曼志（Mentz）地方設立起來了。到了一千四百九十二年，科倫布（Columbus）發現了亞美利加洲，人類開始對於世界有了一個完全的新觀念。社會的，政治的，與宗教的觀念都改革了，疑問的精神與知慧的活躍，預示宗教改革運動的到來。新的知識與宣傳知識的新工具，印刷機，差不多同時到了歐洲；在世界的歷史上，沒有一件事比之這事更巧合得有趣了。

文藝復興運動始於意大利，這因爲意大利是最近於希臘，且是羅馬文化的承襲者之故。在這個地方，人開始從中世紀的死的預佔回轉身來，從長久住於墓道的地方抬起眼來，以享受地上的親切生活與這個美麗世界的光耀的快樂。西

蒙士 (Symonds) 說：『法洛林斯 (Florence) 從雅典借她的光明，正如月之以太陽光線反對出而照耀着一樣』。意大利的學者回轉他們的注意，從一種朽爛的死亡中，把古代手稿救出。希臘羅馬的古代作家的著作，向來埋葬於僧院之中的，現在都翻譯出來了。

二

簡略的講起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學來，我們所最注意的是馬查委里 (Machiavelli) 與亞里奧斯托 (Ariosto)，雖然在這個時代還有許多別的作家在意大利忙着，他們的作品也是很有趣，很重要的。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文學，對於英國大作家如史賓塞 (Spenser)，莎士比亞，馬洛 (Marlowe) 及米爾頓 (Milton) 都很有影響。例如，莎士比亞所作的名劇路米亞與朱麗葉 (Romeo and Juliet) 及第十二夜 (Twelfth Night) 的結構，便是從彭特洛 (Matteo Bandello) 所寫的故事裏取來的。

亞里奧斯托的著名的詩奧蘭度的狂怒 (Orlando Furioso) 是被西蒙士

(J. Addington Symonds) 稱爲『文藝復興時代詩歌的最純粹，最完全的現存的例子』這篇詩是有牠的時代的特質，卽牠是具着人的興趣的，是不管神的事或墓之前的生活的。中世紀的世界是對於別個世界生興趣的。文藝復興是對於這個世界生興趣的。

亞里奧斯托 (Lodovico Ariosto) 生於一千四百七十四年。當他十九歲時，他便在 the Cardinal d'Este 那裏做事了。他於一千五百〇五年開始寫奧蘭度的狂怒，到了十年之後才告成。這篇詩在意大利給他以一個大名譽，教王李握第十 (Leo X) 成了他的保護者之一。他在完成這篇詩之後，又動手去寫喜劇，摹倣臘丁作家柏勞托士 (Plautus) 及托蘭士 (Terence) 的作品。在他的生活的末年，亞里奧斯托被任命爲位於阿平寧山 (Apennines) 最高曠處的一省的省長。同最多數的詩人一樣，亞里奧斯托是常在窮乏之鄉的，他所以受命做這個與性情必定不

合的省長者，也是因爲省長的薪俸可以救窮之故。他所統治的這個省中，強盜極多，且極橫行，有一回，這個『詩人省長』他自己也墮入他們的手中。當羣盜的領袖知道他的俘虜乃是奧蘭度的狂怒的作者時，便立刻向他請罪，且放了他歸去。

奧蘭度的狂怒是一篇浪漫的

詩，描寫基督教武士與異教武士間的惡鬪，及驚人的冒險與武士的戀愛的。牠的題材與亞述王的故事是同類的。全詩具有好幾章，每章各有一個序言，爲各段換話間的聯鎖，且給這個詩人以機會去說道德的及愛國的教訓話。大概全詩中最優美的幾節，要算亞里奧斯托描寫



托 斯 奧 里 亞

最偉大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人

奧蘭度 (Orlando) 發見他的愛人安琪里加 (Angelica) 不忠於他而嫁了美杜洛 (Medolo) 時的失望而至於發狂的情形。

我不是我，不是我從前的那個人，

奧蘭度，他是葬了，是死了。

他的最快樂的戀愛，（唉，愚的少女呀！）

已殺了奧蘭度而割去了他的頭。

我是他的鬼，走上來下，必須經過於

這個痛苦的永延着的窄谷，

成一個可怕的模範與一個定則

給所有那些把他們的真誠放在戀愛上的愚人看。

在別一個地方，亞里奧斯托描寫一個豪俠的少年的王之死也是很可愛的。

看如何一朵紫花萎枯而死，

經了割草者之手而慢慢的躺下了；

在花園中，鸚粟花的頭墮下了，

爲暴風雨所壓下而破壞了。

如此的達狄那爾 (Dardinell) 墮倒在地上，仰着他的灰白的臉，

如此的他離開生命而死去了。

他離開了生命而死去，與他同去的是

他的一族的精神與勇敢。

在這詩的開始，亞里奧斯托宣言道：

我唱的是貴婦人們與武士們，是武器與戀愛，

是好客與勇敢的行爲。

這詩的精神是表白在這二行中：

但是他，戀愛的，誠然是永久遺留着，

當生命與一切都過去了，他還是戀愛着，務服着。

雖然亞里奧斯托的生活比較得貧苦，而他的天才却爲他的國人所共仰，他們以他爲『神的亞里奧斯托』，據說，他的同時代的大偉人加里羅（Galileo）能背誦奧蘭度的狂怒的全部，英國依里莎白時代的詩人，如莎士比亞等，都是受有他的很顯著的影響的。

馬查委里（Nicolo Machiavelli）

是文藝復興初期歐洲最重要的政治家。威爾士（H. G. Wells）在他的歷史大綱上描寫過馬查委里的著名作品帝王論（The Prince）對於衆人的思想及人間的事務上有如何大



馬查委里 帝王論的作者。

的影響。

馬查委里於一千四百六十九年生於法洛林斯。在他三十歲之前，他被任爲法洛林斯共和國政府中的祕書。這個官職使他常被任爲使臣到別的意大利城市以及法蘭西的路易十一（Louis XII）的宮庭裏去。他的最重要的一次使命是在一千五百〇二年，當時他被差去代表法洛林斯政府與西薩·布琪（Cesare Borgia）商議某事。（西薩生於一四七六年，死於一五〇七年，是意大利大主教的與軍事的領袖。）在這時候，他的權力正是最高時。馬查委里在好幾封信敘出這次使命的事跡。在這些信裏，他描寫西薩爲『一個爲自己而統治的王』。在別一地方，他又說到，他以爲是『一個沒有憐憫心的人，反叛上帝，一個蛇王，一個希特拉（Hydra，多頭蛇，希臘神話中的東西）。應該受最壞的結局的。』然而馬查委里對於這個巨怪有的地方很讚許，而在帝王論中，西薩竟成了一種爲別的統治者所要摹倣的模範了。在一千五百十二年的時候，曼狄西士（Medici）在法洛林斯

的統治權又重得到了。馬查委里因此失了他的官職。他被囚禁，受了好些苦楚，後來才得退休於一個小村莊中。帝王論即在那個地方寫的。他死在法洛林斯，那時，他是五十八歲。

『馬查委里安』(Machiavellian)這個字有機詐不法的法術的意思。但是普通對於馬查委里的評判是不完全公平的。他是一個實際主義者，不大信仰上帝，也不大信仰人。他在帝王論裏立出現在德語所謂『實際政策』(Realpolitik)的原理，那就是後來依利沙白女皇，拿破崙，俾斯麥的政治原理。馬查委里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之論敍衆人，不是敍他們應該如何樣子，乃是敍出他們的真相。培根(Francis Bacon)是一個大大稱讚帝王論的人，他說：『我們是十分感謝馬查委里及其他寫出人所做的事，而不寫他們應該做的事的作家。』霍布士(Hobbes)蒲林白洛克(Bolingbroke)，謙姆(Hume)與孟德斯鳩(Montesquieu)都在某程度上是他的學徒。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千五百三十年，他棄去了僧徒生活，成了一個俗家的牧師。他死於一千五百五十二年四月九日。關於拉培萊死時的情形，有許多的傳說。據說，他臨死時叫道：『笑劇（Farce）是告終了。』及『我是去尋求那偉大的或然了。（To seek the great Perhaps）但是所有這些故事都頗可疑。』

文藝復興，在一個意義上，是對於狹窄、無識的僧院專制的一個反抗。拉培萊做了三十餘年的僧人。他非常的明白幽閉生活的壞處，他笑僧侶們，再進一層，他笑同時的大多數的人與事物，全心全意的在笑着。桑次堡萊教授說：拉培萊『不冷嘲，也不憤怒。』他是十六世紀的狄更司（C. Dickens）一類人，『一個純粹真樸的滑稽家，感覺常常是忠厚的，思想常常是滑稽的。』加敢泰及潘泰格魯爾二書是很不容易讀的。他們是很粗俗，然較之同時代的別的作品也不特別不好。加敢泰及潘泰格魯爾的宗旨是宣講『潘泰格魯爾主義』（Pantagruelism）的福音，牠教訓說，祇有以滑稽與笑，世界才能清淨，才能得救。『潘泰格魯爾主義』誠然是一

個好而真的福音，爲這個偉大的法國笑的哲學家以後的許多別的偉大人物所常宣講的。爲證明拉培萊是真樸而不變，及他之被誣爲不過是一個『齷齪的流氓』，下面引錄幾段他描寫西連寺（Abbey of Thelme）的僧侶與女尼的生活的文字。（據 Sir Thomas Urquhart 的英譯）

所有他們的一生不是消耗於法律，成規或規則中，卻是依據着他們自己的自由意志與喜樂。他們從床上爬起來，當他們以爲起來好時；他們喫，喝，工作，睡眠，當他們心裏想這樣做時，便這樣的做去。沒有人去驚醒他們，沒有人去強迫他們喫，喝或做一切別的事；因爲加敢泰是如此的規定。在所有他們的規律，他們的秩序的嚴束中，只有下面這一個條文要注意：

做你們所要做的事。

因爲人們是如此的自由，好的出生，好的養育，又交友於忠誠的伴侶中，天然的有一種天性與激勵，以鼓勵他們做好的事，避免他們做壞的事，那就叫做名譽。那班同樣的人，當受赤裸的統治與禁束時，他們是被壓在底下，被放在下面，現在他經從那種高貴的性格轉開了，他們從前是以那種性格而